



# 松崖集

乾

序  
目錄  
語錄  
疏  
約東  
墓表

採葛說  
遺書

20  
2425  
1-2

20  
2459  
1





2425-2  
20  
2459  
1

松崖集序

松崖集序

松崖

師與君親叅故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師之成已同乎親而不全乎親同乎君而不全乎君故無犯與親同無隱則與親異無隱與君同無犯則與君異喪三年與君親同無服則與君親異然所在致死則同也世教衰斯文交喪馴致逢蒙反射其矢甚悍邢恕寢皮厥聲孔惡師生之倫掃地盡矣用能為師盡分而生死無媿者其惟松崖朴公乎公服事栗谷李先生疑必問問必錄日記先生言行事為垂永世備法象如游楊黃李之於洛建又心喪



三年克踐禮經之訓因之建祠廟用就遺志鉉文  
稿用圖壽傳修禊講信用伸鄉約收財蓄力用助  
芬苾夙夜思服至發於宵寐而受大學之教苟不  
固純誠感通亦何以與此哉及值龍蛇之役倡起  
義旅奔問行在其所以奮忠紆難者亦本之師  
教藥子之必以師等稱君父者其義大哉公老猶  
好學學問不出于趨步唯諾几席杖函之間而陶  
冶士心俾不墜西河之風北海之傳亦可謂報生  
以死也自古在昔先民有作遺風餘韻久而不沫  
者淵源之所漸也是所云師道立則善人多者歟

公專於內修不事著述述亦不收收拾兵燹之餘  
者纔若干編溪湖金文敬公嘗就加刪正并語錄  
成編附以年譜狀碣將自爲文以引之而未果焉  
惜哉公後承爰謀重雕使致煥謁序于不佞文未  
及就而致煥又歿矣能永申懇不休不佞癘病垂  
死筆與心朽亦何以述焉公殘藁零翰雖甚寂寥  
而語錄載陰陽錯綜之變心性離合之妙以發其  
精蘊見一羽而可知全鳳亦奚以多爲哉尚論者  
識取公盡師生之倫而彌勉乎心法授受則詎不  
爲吾道之光而永有裨於世程哉



崇禎紀元后四丙午乾之上斡唐城洪直弼序

松崖集目錄

卷之一

石潭語錄

卷之二

隱屏精舍請額疏

同門契序

約束

講信儀

先考 贈戶曹叅議府君墓表

駁尹甥採葛說



遺書

卷之三

附錄一

年譜

卷之四

附錄二

家狀

行狀

諡狀

墓碣銘 并序

神道碑銘 并序

遺墟碑

傍賢祠記

贊

請加 贈賜諡書

鄉賢祠奉安祭文

撤享時祭文

傍賢書院奉安祭文

春秋享祝文

又



贈亞卿焚黃祝文

贈正卿焚黃祝文

松崖集卷之一

石潭語錄

戊寅

門人朴汝龍問程伊川三辭而後就徵牛溪何以終不就乎栗谷先生曰伊川當時以其有嚮用之意而徵故就之如牛溪則別無其意而徒爾招來故不就矣况頃入都城未至而以病還則亦非終不就者也

問崔學源傳李德弘之言曰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退溪自以爲善下此語蓋



各從其所重一邊而言也曰然則四端固可謂  
理之發七情之正者獨非理之發乎大抵以吾  
所見則七情外又無別情四端亦在七情中孟  
子但拈出七情之善者謂之四端四端七情若  
對舉而言則似是二物恐未安

因講弔客拜靈座問曰客拜靈座時喪者在何處  
曰各在其位而哭

大功以下可以講學小功以下則往弔他人喪可  
矣以上喪則未葬之前不可弔他人以其重戚  
在我故也

先生遭 國恤在衰服中故不挽李丈之犬歸且  
不會葬

問義擇所安曰謂擇義之所安也

己卯

問衛輒據國拒父之事朱子以為若輒賢而國人  
不聽其去則君臣父子間必有所處苟不能然  
則逃而已未詳此意曰輒若有聖賢之德而國  
人不聽其去則尊崩贖如後世太上皇可矣曰  
尊之如太上皇於國人無嫌乎曰子無拒父之  
理而國人必君其子則不得已聽其子之尊其



父矣然輒必有聖賢之德然後乃能如是故爲輒之道不過逃而已

問王近思問于朱子曰顏子在陋巷而顏路甘旨有關則人子不能無憂朱子曰此重則彼輕此言何謂曰顏子以道義養之則甘旨雖闕顏子不以爲憂顏路亦不以爲嫌

問李延平曰張良從容過於武侯何處是從容曰不先事作爲而必待事至然後應之此乃從容也曰武侯之爲漢報仇正張良之爲韓報仇似謫曰爲韓報仇而終身不言此謫處曰然則何

以有儒者氣像曰如韓信輩或請假王或求割地良只以報仇爲意而無所求及其封功之日辭三萬戶而請畱是寡欲而然也寡欲乃儒者氣像也問欲如武侯之正大當何以爲之曰如韓成者不可輔以滅秦及成爲羽所殺則羽亦仇也而非漢祖則無與報仇然事漢祖而言其爲韓報仇其勢亦難也

問伊尹太公達可行於天下而後出者也若生於漢唐則亦赴舉乎曰若其年少道德未成之時則安知其不或赴舉而及乎道明德立則必不



爲此矣程朱之就舉亦在少時若在晚年則其不就審矣

問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此言何謂曰敬者通貫知行之間故涵養致知皆用敬焉

問朱子曰顏淵死孔子若有財必與爲槨夫貧而厚葬不順理也若與財使之爲槨豈順理耶曰所謂厚葬者事事皆盡美之謂顏淵貧而事事盡美則是不順理也若但有槨而已則不可謂厚葬如或致賻者多自有餘於爲槨則亦可矣

况顏淵之於孔子猶父子也孔子之有財即顏淵之有財也其許爲槨何不順理之有哉

問朱子曰支子自主之祭不必隨宗子而徙其意未詳曰以今觀之則別無支子自主之祭者但古人多與宗族同居而支子各立祠以祭其父母所謂不必隨宗子而徙者疑指此也

問慎獨是已發而未接物乎是已接物乎曰已發而有所慎則雖非身與物接可謂心與物接矣問曾子易簣初來何以受之曰古者必有大夫賜士之禮故受之耳然此實大夫之簣而非士之



簣則已知其不可而用之病中因循未能決去  
及聞童子之言則始乃斷然命易矣曰童子亦  
知其不可而言乎曰童子見曾子常以禮自處  
故知其以士而卧大夫之簣不可也

問大全有天命不囿於物不囿於善等語未知此  
意曰天命謂理也蓋曰理囿於物而不出則是  
天命雜矣如此立說固可也至於其理本無不  
善豈有不囿於善之理也云爾

正月初九日諸生聚會聽溪堂方議入精舍事坐  
定先生即曰學者皆有學問之名而顧無學問

之實何故以其所欲有在未能自克故也自今  
以後吾倍做檢飭之工諸君亦十分做著實功  
夫無有退轉之意無賈外人之譏其警之也淡  
矣

問頃聞涵養是靜時功夫然朱子以小學爲涵養  
功夫則踐履之事皆是涵養底事不特靜時功  
夫曰凡收斂身心皆可謂之涵養故勿論動靜  
皆謂涵養在踐履則踐履中有涵養矣

因講舍生取義先生問曰有人十日飢餓朝夕且  
死有強盜給米救死受之則生不受則死其可



受乎皆囁嚅未對曰飢餓十日無人顧救則是天致我於死也天既致我於死而強生苟活之計終受殺越之物是逆天也寧死不可逆天而生

問誠敬寡欲先生曰誠實理之謂敬主一之謂從事於敬則可以寡欲至於誠矣

問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曰對猶相對也上帝無一毫私偽毋不敬則亦無一毫私偽故可以與上帝相對而無媿也

問私吝心在曰飢食渴飲冬裘夏葛天職也有一

毫踰分之求則是私吝心也

問心之所之謂之志志則雖小人有之耶曰小人之於不善亦不可謂非志謂之立志則不可問情與意志皆心之所發而獨曰統性情云者豈以意志皆用事於情出之後而言情則二者亦在其中故耶曰然洛中之儒多以為性發為情心發為意歧而論之可歎徒有見聞而全無心上功夫故如此云爾

二十三日與季獻相約同榻精舍摻手同行夕進于聽溪堂先生亦往與諸生講話至夜半先生



問曰九容中何事最難諸君其能從事於此否  
汝龍曰惟目容端最難矣先生曰君言宜矣  
汝龍因問劉忠定公能前知來事而且不動心何  
也曰元城在謫所時章惇募能殺者一人差轉  
運使一家洵洵及到境家人皆涕泣元城猶自  
若卧宿鼻息如雷夜半城中鼓聲出家人皆疑  
以爲將殺公而然已而聞轉運使暴死通諭諸  
人故也因言我朝鄭光弼非學問之人亦有  
可取在謫時京奴忽到僵于門外氣急不能言  
家人洵懼以爲自上賜死其奴氣定然後問

之則曰金安老已貶黜矣一家轉懼爲喜時光  
弼方寢伺其覺以告答而還宿別無喜色其在  
廢朝時將戮于京繫械至驛亭人以反正告輒  
泣曰下無導之以正者乃至於此悲夫如此人  
亦不易得

因季獻彈琴論古樂曰古人以樂治心故學樂與  
爲學無異矣又問宋時諸先生亦有好樂者否  
曰宋時古樂已絕矣程子不見其自爲處晦庵  
則有詩云獨抱瑤琴過玉溪豈不爲而如是哉  
因語在座者曰雖同聽琴亦有天理人欲之分



諸君聽此而心能澄清耶抑不免有些邪穢耶  
皆對曰心一於此別無邪思曰然則可矣因詠  
古詩云人心盡如此天下自和平豈不美哉臨  
罷吳孝元盛言人有傷於虎事曰凡言語除可  
戒可法外當一切不談矣如此說話又至延蔓  
支離則豈非有害耶

二十五日夕金退夫金公直帶酒來精舍先生亦  
往坐定汝龍問朱子云人未有耳無聞目無見  
時夫人自有未發時豈無無聞見時乎曰心雖  
未發耳目則自有聞見若以無聞見爲未發則

人無有無聞見之時雖聖人亦未有未發時矣  
朱子不云乎費盡功夫養得成癡歎罔兩漢矣  
問聖人不思而得却似無意先生曰聖人之心雖  
與常人異豈曰全無意乎季獻曰聖賢若無意  
則豈欲往弗擾之召乎先生曰弗擾之召欲往  
而止矣然知諸侯無處可合而至於轍環天下  
則是豈無意者耶

是日在座者二十人與歌而先生和之因警諸生  
曰初學功夫爲善去惡而已今日在座諸君他  
日皆爲善而無惡則吾之望也諸君勉旃勉旃



其戒之也至矣

與李獻共寓存養齋其夜李獻曰君多退惰之容須務存壁立千仞氣像諸友中無人責我如此者而李獻爲之古人責善之道惟李獻能之矣問使民如承大祭何以云敬以持己也曰如見如承皆行吾之敬故也

問出入官府不得已之故曰有人以曖昧之事陷于死地或全家徙邊則可以入救矣  
二月初八日進質大全疑處曰擔閣擔而閣之閣謂閣筆之閣撒手行步時弄臂也霎時暫時也

問何以則學整齊嚴肅曰從事於九容則可以整齊嚴肅矣安丈問曰從事於九容者地位高下可得聞歟曰不作爲而自然皆中規矩則可謂動容周旋中禮矣能如是者可謂聖人

問端坐靜坐危坐不知其分辨伊川端坐終日呂與叔六月中靜坐李先生教人靜坐汝龍疑先賢必危坐而曰端坐靜坐則端靜亦指其危坐也曰危坐則直指其跪坐端坐靜坐則雖非危坐坐以端靜故曰端坐靜坐伊川到寺椅當佛面伊川令轉椅雖椅坐身不搖動則亦可曰端



坐矣蓋危坐則可以通稱端坐靜坐而端坐靜坐則未必盡爲危坐也

趙季珍問四端七情之辨先生曰四端亦在七情中而只指其善端言則曰四端兼指善惡言則曰七情退溪四端七情分言之故與奇大升辨論幾至一卷矣然誰能非退溪而是奇公哉是

以其遊於門下者所見皆如此至於聖學十圖云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其分爲二物明甚蓋理氣元非二物各在一處先儒說無有如此者矣

安丈問情有善惡乎曰洛中如朴洞者皆云情無善惡如此者必是不知審機而專不提省者也若果提省其情則其所發之情豈能皆善乎雖顏子意則已善而情則有不善之動故曰纔差失便更不萌作

問陸棠何如人曰嘗學於龜山之門肩背竦直容貌端嚴龜山奇之妻以其女後爲建賊范汝爲所得因爲謀首卒死於賊朱子謂敬之賊

至誠惻怛以人言精微恍惚以神言

十二日先生將向臨津出宿于野頭汝龍進謁因



請埋神主祝文先生曰頃有求者製給矣因口  
誦曰先王制禮追遠有限今將永遷不勝愴感  
此將遷告詞今就潔地奉妥先主永訣終天不  
勝悲感敢以清酌用伸虔告此臨埋告詞

二十三日朝聞崔學源之訃不覺涕淚自下即服  
素服焚香痛哭而止此人於學問上雖無實下  
功夫然好善惡惡別無邪心在朋友間誠不易  
得之人也

二十七日朝別姜伯承上洛馳往敬承家俞淑夫  
金子張亦來矣伯承曰去秋先生在西湖除銓

議時 朝中有識皆云時事急矣出處進退有  
不暇顧余曰君子行藏豈在出處外哉若時事  
急而不可退則此出進之時豈有不暇顧而別  
有出仕道理哉若如此論則行一不義之論也  
二十七日夕先生簡自坡州僉寄潭上諸君多有  
勸勉之意初頭以僉君子目之終之以存心進  
學以副區區之望三復披閱不覺寒栗遍體也  
三月初九日先生自臨津到宅汝龍即往問行李  
萬安而又問行見牛溪成丈乎曰牛溪以病不  
出余亦以病遞歸故用是未見而來



十二日汝龍自書院直到聽溪堂因問曰聞頃者先生云顏子意誠不及於聖人然乎曰然曰愚意以爲於意既無過而心有差失意誠與聖人無異而心正未及聖人也曰知極其至則行亦極其至格致既極其至則意誠心正亦極其至矣蓋顏子格物致知容有一毫未及於聖人者故意誠心正亦皆如此耳

汝龍問去秋先生在西湖時朝士中有以爲時事方急出處進退有不暇顧云者然乎曰或有爲此議者曰時急而進則此亦可進之時豈其所

謂不暇顧而進者耶曰此非儒者之論矣然彼云云者猶云雖非行道之時既來都下則可進而救其一分矣然此乃第二義非第一義也

問祖父同入一麓拜祖時父墓在後心似未安曰勢然也視之以異室可也曰傍親同在一山則墓祭時雖不參祭時或虛拜可乎曰雖四時不必皆拜一年一度不可廢也曰傍親如伯叔父等忌日雖不參祭亦不食肉飲酒乎曰然曰伯叔父兄弟之祭亦可參乎曰參可也

問有服者雖無管絃齊會飲酒則不參可乎曰偶



然相值飲酒可也若相約聚會齊坐酬酢之宴則不可參也

十六日進質大全疑處問宅百揆總元戎之任與高卧草廬者其理則一未詳其意曰窮達榮辱雖殊在吾自樂之意則同也

問溫公立牌子意曰作神主自程子始

問房下曰謂子孫所處也

問認取自家不利傻處退一步曰自家心有不利傻則不爲其事也退一步謂不爲也

問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是以禮律身也至於

父母生辰設宴於其親是以非禮事其親如何  
曰父母若知當倍悲痛而禁之則不爲可也若  
父母不禁則何可不爲

問道理太多曰學者各立意見故曰道理太多也  
問性者道之形體曰道雖散在萬事而性是統體  
處故曰性者道之形體

十七日諸友各持壺酒聚精舍陪先生賞花酒半  
先生曰古人纔別必問做工之多少諸君近來  
做甚功夫汝龍對曰點檢日用之事但知退尺  
不知進寸曰稍有操之之工故知其退尺耳若



全放過則安知其進退吳孝元曰近日諸友皆有寡過之意

問昨聞顏子格物致知皆未及於聖人未詳此意  
愚意以爲格致誠己至於聖人心正未及矣曰  
顏子格致誠己及聖人則聖人之格致誠是畫  
蛇著足矣蓋顏子地位猶未能不思而得則其  
格致之功安可謂己至於聖人乎

問立志先賢多泛論先生作書立言每每首言此  
何意曰非立志則萬事不成因問曰欲立志者  
當何以用功曰誠則志自立而以敬持之可也

問子罕言利則亦必有時言之矣曰古者利義一  
後來利義歧計利則害義亦後世之言也因曰  
古者爲善則福爲惡則禍故古人樂於爲善而  
不樂於爲惡是利義一也後世爲惡者利爲善  
者不利故樂於爲惡而不樂於爲善是利義歧  
也

二十日進質大全疑處問禽獸於義禮上見得曰  
見得不過飢食渴飲趨利避害故曰亦自氣稟  
中來

只說得前一截此言致中和一句渾折了後一截



此言天地位萬物育一句

二十三日進質疑處左右佩劍謂左右之人佩劍而欲戰

問科舉法都變了之意曰自科舉發身則已非自重之士而為自售矣然其為祖父求封諡亦豈可已耶若以科舉出身而不求封諡是自為則重而為祖父則輕矣蓋伊川以處士進事體自異故曰難言也

二十六日問葉味道問三年之喪吉祭而復寢期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大功則三月

不御於內小功總麻獨無明文朱先生曰無明文即當自如矣服輕故也此義何如曰雖小功總麻即御於內似未安因問朋友之喪或七日或五日不食肉則白衣居外寢可乎曰然問樂意生香曰古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蓋亦鶩飛魚躍之意

問交淡者在喪則雖不知亾者弔而且哭可乎曰子夏喪明而曾子哭之若哀其在喪而欲哭之情發則雖哭無妨

四月初三日問如以事上京時州官驢行則其可



受乎曰名以贖行則似可受而以國法言之則不可受也因言曰不受易不與難李誠甫曰如崔永慶者爲守令則必不與矣曰然

問廟面東向坐之面字未詳曰恐西字之誤因問廟皆南向坐皆東向者何意曰取其奧處也

初五日陪先生游覽石門仍宿朴忠義農墅六日午後陪行于李都事田舍七日入于冠峯下山水明麗泉石甚佳先生創名曰潛陽洞有圓潭方潭周回幾方十餘步夕宿于金院長家滯雨留二日十日食後雨霽往觀瀑布其側議構精

舍先生名之以崇陰精舍以其在北崇之陰故也陪先生冒夕還

十二日與吳孝元俞淑夫同學家禮

十四日講有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汝龍疑君之別子謂之次嫡而爲大宗則其餘若側室子不得爲大宗不遷之位也曰是也

因講班祔條問雖非無後者亦祔乎曰雖非無後亦有祔而祀者矣

因主人由阼階問曰西尊位而主婦執事由之東則非尊而主人由之未詳其意曰東主位也主



人由阼階故主婦以下不得不由西階非所以尊也

問四味曰謂餅麩魚肉而湯則無之余以為不可無湯故擊蒙要訣致用之矣

問大祭西向立曰古者廟南向位東向故拜者西向厥後仍以不廢矣今位南向則北面拜可也二十四日進質大全疑處問神是理之發用而乘氣出八者乎曰神有主理主氣之別今此所云主理一邊而言故曰仁者木之神

問冒哀守常曰常謂仕宦赴舉也不禁謂許其仕

宦赴舉也因問以此觀之則伯叔兄弟服中可以赴舉矣曰未卒哭前亦不可也

問豈不墮於不擇其本而直圖其末之弊曰大學或問不言各裕其物各致其知矣

問裏面衆理之體用曰雖知衆理萬善之本具本明須識得裏面義理之體用各自分曉之意也二十五日進質家禮疑處問纔祭高祖畢酌獻祔于高祖者而有曰先正位次祔位蓋祭高祖畢即祭祔位則祔高祖者乃曾祖之子也子先於父可乎曰祝辭以祔食言則非所謂先父而食



也况使人行之則是尤有間矣

問不出主曰雖不出主可以開槨矣問此云故某親擊蒙要訣稱顯字何歟曰今禮可以稱顯矣五月初三日間有人喪母欲依禮返魂但以體魄在山不忍遠離欲直行廬墓則厥父不聽何以爲之曰依禮返魂可也然不能一一從禮則不如守墓而侍體魄之側也朱晦菴亦以獨子返魂而有時往守墓側若返魂後結廬於墓下分半守墓最可曰所重既在神主守墓之時朝夕奠誰使爲之墓所別無祭奠乎曰返魂後則於

墓無祭但於節日行之矣守墓之日祭奠家人行之可也

因問子貢反築室於場云則廬墓之事古亦有之乎曰大抵弟子行三年喪者不忍離去侍神主所在之側終三年矣子貢則又不忍離去更築室於墓側居三年然後去耳

金公直問師喪或三月五月九月期三年者不食肉不叅宴樂而素衣素帶乎曰然汝龍問何以曰心喪曰內有哀戚之心外無衰麻之服故曰心喪曰爲師之喪聖人不立服何也曰恩義有



淺淡故不立一定之服矣曰此意何在曰程子說有之

初六日夕問時師曰如俗云經師之類又問昧然歸匣曰無祭告而遷祠版故曰昧然

問招魂葬曰死於軍或沒於水不得其屍則以服招魂而葬其服夫是之謂招魂葬然非禮矣

初十日問冠時長子則西向眾子則南向南向主壁何以長子則西向眾子則南向曰東主位故長子西向南向雖主壁位實則空處然冠者南向所以尊之也

問有先人之禮曰此婚禮自先人所行之禮也

問大全考詩之原委曰原始也委終也

問數師仰食於人曰古有如此事或聚徒教學弟子合而饋師

問陽一陰二曰指象數而言也

因尹文伯葬母事先生曰古人發引時以晝不以夜故或日食而見星則即駐柩不行今人雖近地必夜行不知其何故而然耳

此日往精舍安文執聖學輯要來坐堂中以七十之年而猶執冊質疑此稀事也



十一日往會尹文伯母葬以簡問于先生曰妻之  
喪夫爲主則神主何以書祝辭亦何以爲稱答  
曰神主宜書故室某鄉某氏無旁註可也祝則  
宜稱夫某告于故室某鄉某氏但題主祝改伏  
惟尊靈作惟靈

十八日進質大全疑處問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未  
有以相君臣者何也曰宋魏之君功德不相上  
下故彼不敢以臣此此不能以君彼  
二十三日先生以餽召汝龍與安丈因問漢原廟  
之制曰原謂再也既有宗廟又有廟故曰原廟

如今之 文昭殿是也但漢原廟則各爲廟其  
制自惠帝叔孫通始矣有一生問枉死市叔孫  
通曰此乃忿罵之辭通本無枉死事

金子張兄弟來謁因問庶叔某某日已葬然服則  
甚重不食肉何以爲限乎曰踰月而葬禮也雖  
葬於一朔之內食肉則以此爲限可也

二十四日與吳孝元俞淑夫金子張等七人同學  
聖學輯要講至天命之謂性先生曰天命率性  
則無容人爲至修道處方有功夫也

先生返宅後諸友講難至涵養省察吳孝元曰雜



念紛擾窒之可也余曰亦當審其念慮之發察其邪正而倍加警省也

二十八日問或橫或豎曰一言而該盡體用乃橫說累言而只論一端乃豎說也

問性之德而具於心此則都指人而言曰本性命而言則不得不推原其本故第一節并言人物大抵書本爲人故自道也者以下都指人矣

問自戒懼而約之戒懼既是未發未發中又有至靜乎曰戒懼只是涵養之意自學者言則初來致中必多未至故約之以至於至靜云爾非謂

靜中又有至靜也

二十九日進講因問斷置自易先生曰宋時有強盜之羣計欲取司馬溫公爲黨首溫公之友見溫公謂曰吾聞強盜之羣計欲取公甚以爲憂溫公答曰此事不難只死而已何難之有此溫公斷置自易處也

家行時祭而今月有故退行於來三日故自晦至三日不得參講

問橫陽之命曰韓成初爲橫陽君故云又問鼎貴曰謂忽貴也



六月初五日進問疑處問胡部先生曰未詳意胡樂也又問上林侈矣曰侈謂富盛也又問懟筆曰謂憤筆也又問廢春秋自北面曰王安石廢三傳之煩而遂廢春秋之學推尊師之意而謂人主可以北面事其臣蓋皆言其病痛也

初六日往精舍與諸友旅謁汝龍問易有太極易字指理而言乎指氣而言乎曰指氣之變易而言於此亦可見理氣之不可歧也其釋當曰於陰陽變易之中有太極之理是生兩儀云爾問鬼神合其吉凶曰卜而聽吉凶於鬼神聖人之

知其吉凶與鬼神合也又問既云陰與陽柔與剛則當云義與仁何以云仁與義曰此由統體而言爾

因講四端不言信曰先賢之書不可率易增添林隱程氏謂誠實之心信之端仁義禮智之心既是誠實之理便所謂信也豈別有誠實之心乎孟子之不云必有以也退溪將林隱此語載於聖學十圖吾意則恐不可也

因講始則不知愛物充之以至好殺曰吾少時著木屐行泥濘處初來持心甚謹猶恐泥污於足



一跡陷泥之後踏泥自安爲惡之人亦如是也  
可不謹於始乎

講若泉之達因以導之曰爲善別無措置安排事  
譬如種穀只除稂莠而已豈有振助之理只克  
去己私則天理自然昭明善端自然充廣矣  
因講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曰以生原二字學者之  
見每誤矣因出與牛溪答問理氣論辨一冊示  
之曰見此則可以知矣汝龍請傳錄以來  
問你明津送曰保明如今保單子津送謂使人率  
去又問幾分曰如今講經計畫之意

因講過不及爲惡之說曰凡爲惡非別件物事只  
是過與不及耳情之得中者善過不及則惡耳  
以此言則情有善惡亦可見矣

問斷流而爲忍曰如今父子夫婦之間多以斷而  
終至於忍又問之善之惡皆志之說曰志者心  
之所之雖爲惡之事其心必有所之以此而言  
則不可謂非志但君子之爲善斷定之後十分  
勇猛直前不回小人之爲惡今日爲之而明日  
即改明日爲之又明日向他惟利是歸無斷定  
直前之意故終不可謂之志



因講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之說曰如桓文之事固為天下而為之是非公天下事乎然原其心皆出於私意如唐太宗勵精圖治以致太平亦皆未免私意

因論神仙之說汝龍問朱先生發揮參同契者何意曰屈原傷時而離騷之卒章有登仙之語朱子晚遭偽學之禍有此意思當時弟子之言亦有此意曰然則何以不明言其意耶曰居今之世傷時之說不可明言也註楚辭亦此意但參同契序曰空同道士鄰訴未知此意

薦入尹伯起金景張姜榮仲李誠甫尹季叟既畢余通諭僑類曰自今以後直月記其齋中諸友言笑雜談而責之何如齋中僉可云

此日朝食後進精舍吳孝元搢畢即曰君聞先生疏劄乎余曰未聞即見朝報有白仁傑上疏蓋其疏中一條東西破却之說與先生疏同余謂白相年滿八十竭誠陳辭所見忠正可謂時宰之賢者矣

十三日終學二卷與諸友熟讀于文憲堂二十四日問不用某許多功夫曰聖人格致功夫



己至故曰不用聖賢許多功夫亦看聖賢底不出如云見不到聖賢意思也朱子平生用功於大學至矣他書則雖不甚用功俊無疑意大學則改而又改至於臨沒而後己故曰不用某許多功夫亦看某底不出

七月初二日始講第三卷

初四日越溪步進拜謁先生曰以我爲代作白仁傑疏正言宋應泂欲爲論駁而大司憲李拭和之大司諫權德輿意不合避嫌玉堂金宇顥等論適應泂職云我在坡時白公草封事使子弟

請我修潤而其論時事一款與我略同故以此謂我爲代作也

初六日進謁因侍坐講論州人以書封一度納乃朝報也披見白知事疏引程子爲彭思永代作濮王疏爲富弼代作永昭陵疏爲呂公著代作應詔疏以自辨朝野皆知非先生之代作而應泂輩謀以誘人上疏匿跡欺君劾先生誠可寒心

二十四日畢講各退其家熟讀

八月初四日參釋奠大祭還家進謁先生以京來



李嶸上牛溪書投我許覽讀之令人起敬李生  
真奇士哉

二十一日問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未知此意曰別  
無他意只明其理氣不相離而已

二十二日問輯要所論居敬窮理力行三者似未  
明白曰尊德性是居敬博學於文是窮理約之  
以禮是力行而但約禮於力行意似未足

九月初四日進質大全疑處問一貞八悔曰以內  
卦爲貞以外卦爲悔內卦乾也而外卦則變爲  
八故一卦皆舍八卦是以爲六十四卦也問儂

句成欺曰儂句寶龜名本以所出地名之左傳  
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儂句卜信與僭僭  
吉後季平子立會會曰儂句不余欺也引此蓋  
言術數之非

問七分之貌曰程子作易傳曰此乃七分之書謂  
十分內所說只七分其餘三分則在人自得云  
爾門人張繹祭之曰先生有言見于文字者有  
七分之一心繪于丹青者有七分之儀此蓋用其  
語此謂七分之貌者謂程正思體貌柔弱而中  
之所存至剛故曰未足以見其七分之貌



初七日進謁問一每生二不假絲毫智力曰謂若以智力爲之則必須以己意安排此則自然推上去自住不得也又問繫辭何因而成曰因其象而成之又問象則見而知之矣厥初何以知其理而名之以理也曰全人以為陰陽動靜既如是必有所主宰而使之然者矣

問七情各分屬四德似不相合曰喜怒哀樂欲則屬於仁怒惡懼則屬於義亦似乎得但若分屬則不可得蓋仁義乃四德之綱而禮智就仁義上節文是非者也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

曰仁義而已矣先儒有以愛屬乎禮欲屬乎智者而哀懼則棄之恐非

十二日旅謁因問五行質先生乎氣先生乎曰氣生於兩儀未立之前質成於天地已分之後金子張問人心感於善則淺感於惡則深何也曰常人之心以其氣稟物欲之查滓在裏面相感故所感於惡者為深矣

吳仲老問與兄同居兄若不為晨謁弟可獨行乎曰理當委曲陳達而兄若終不行則不可獨行也朔望則雖獨行可矣



十五日問瘞重曰重古者鑿木爲之猶今之魂帛也謂之重者以其有愜而又有此鑿木也

問宋高宗何以不請欽宗梓宮乎曰金人議欲立欽宗於汴以北故欽宗生時高宗嫌而不請及其死後因循放過矣仍曰春秋之義一事有秋道則待以夷狄如高宗者既已稱臣於夷狄豈可許以正統乎黃牧使固執偏見不信吾言不知其意矣又問繳奏曰謂詔下而不施行繳而奏之也

十月初四日進謁先生以晦齋大學或問補遺卷

許覽曰博引古書殊無正釋經文之意

初六日問心性二用曰蓋以心性爲有二用也曰理氣互發之說始出於退溪耶曰黃勉齋亦有此言矣曰此先賢必有所見而言然理發之說百爾思之未得其意曰不知其何以言也

二十五日問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曰厲王奔彘二相周召共政謂之共和宣王立有志於政而共和罷矣

問真元之氣浩然之氣曰真元浩然本非二氣而以道義養之則爲浩然之氣只保養血氣則爲



眞元之氣也故輯要養氣章專論善養仁義之心而終之以養浩然之氣矣蓋以道義善養仁義之心則浩然之氣自生而眞元之係養亦在其中矣故善養仁義之心者兼養眞元之氣只養眞元之氣者未必善養仁義之心也

問先生每言宋高宗不可以與正統然朱先生以不遷之位言之何也曰余所言萬世之公論也朱子所言一時之公論也以一國言則雖純爲夷狄者可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以萬世言則在春秋時雖中國之君而一行夷狄之禮則以

夷狄待之况高宗以中國之天子稱臣於夷狄豈有夷狄之臣而主萬古之正統乎有人云高宗之稱臣假也非眞也此言非是君臣之間不可以假爲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言非有志於學問者必不能信得及矣近者申普金璫一言領悟也

問朱子大全昏禮迎壻有女尊長出迎之文意不必女父也曰非女父而有主昏者則可以爲之既無主昏者而女父兼尊長則女父爲之可也其所謂女尊長者似必有爲而言



十一月初三日問有服者著白笠何如曰古人雖  
弔不以玄冠况有服者乎頃見華人著白巾而  
食肉者問之乃有服者今日見洪萬戶俊以大  
功服著白笠而來見之不至駭怪若成習則著  
之何害曰有官者恐未安曰私居服之何害  
因言廬相爲大憲時有衣服之禁余知相業之不  
盛笠制衣袖見譏於人久矣何關於時政而禁  
之乎又問許公曄自以爲擔當學問乎曰自以  
爲擔當矣金子張曰趙季珍往許公前問非公  
事未嘗至於偃之室曰若切親至官府使主倅

請來則如何許公曰往見是亦公事也其言何  
如曰所見如此故其行事如彼汝龍問其學無  
乃有源流乎曰花潭有與者則雖不宜之饋皆  
受無與者則飢坐累日亦不求於人此似禪道  
是許之所從來也

初六日進謁先生方致齋不接客以汝龍獨進故  
引接焉問程子爲上元主簿時脯龍之事曰有  
龍作怪程子捕而脯之曰神龍人可捕乎曰其  
龍必非神龍若神龍則焉能捕乎汝龍因辭就  
精舍先生曰如有相議者惟一人單來不可旅



來之意通諭諸生可也

因就精舍薦八四人後與子張諸人坐讀養正齋  
子張曰同志人處獨時各記其過失呈于朔會  
如何余曰然若自記其過則必不怙犯而終至  
於無過不亦善乎

十七日夕問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爲體而其  
理之發見者爲之用先生指示案上冊曰以冊  
言則此冊乃體裏面許多聖賢之言用也又問  
以形而上者言則冲漠爲體發於事物爲用夫  
形而上者只是冲漠而已何以復指發於事物

爲用耶曰以孝言則必不終日夜事親未事親  
前冲漠也方事親時發於事物也

問牛溪東西論議與先生脗合乎曰大槩所見相  
似而當初是非與我不同我以東爲非牛溪以  
西爲非敢問牛溪之見曰其意以爲沈某抑金  
某之清顯此乃私心也余意以爲如尹元衡李  
樑輩則固不可以避嫌而放過矣今沈某雖非  
清謹之類亦一凡人也則置而不論可也金某  
乃不避嫌攻之不己終至於士林不靖國體虧  
損此非東之過乎乙亥年間余在朝謂曰當初



則其過在東而今年則西之過也眾口同是余  
言而今則當初非東之一節隱而不論云可歎  
然使牛溪處置則必與我相合矣大抵今番所  
用人物皆前輩所棄而反不如前輩者則豈能  
服人心哉

二十一日問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日謂一  
分近而三分遠也

金子張適來問慾萌於中知而窒之後有復萌者  
或有不萌者慾之輕重分數有異何也曰譬如  
除草窒不復萌者去其根者也窒而復萌者以

土覆之者也以土覆者姑似除去而不久復萌  
矣顏子之不貳去其根者也劉元城雖未及顏  
子而被謫去時以爲將父母遺體矣不犯色而  
來厥後三十年在謫色心不復萌作矣

問道學之名始於何代耶先生曰始於宋朝道學  
本在人倫之內故於人倫盡其理則是乃道學  
也但不知道而暗合者是習而不察者也大抵  
知道然後爲臣盡忠爲子盡孝如不知道雖有  
一段忠孝豈能所行皆合於道乎

問我朝學問亦始於何代曰自前朝末始矣然



權近入學圖似齟齬鄭圃隱號爲理學之祖而以余觀之乃安社稷之臣非儒者也然則道學自趙靜菴始起至退陶先生儒者模樣已成矣然退溪似遵行聖賢言語者而不見其有自見處花潭則有所見而見其一隅者也

問羅欽順薛瑄王守仁之學曰羅欽順拔萃人物而所見少差薛瑄雖無自見處而可謂賢者也王守仁則以謂朱子之害甚於洪水猛獸之禍其學可知而中朝至乃從祀於聖廟云中朝之學可知

十二月初一日問未生陽而陽之理已具陽氣未生之時陽之理何所具乎曰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因示硯家曰此硯家未造前非無硯家之理故造成之後卽有此理矣

問天地有定性之說曰人之性則修之者爲賢爲聖汨之者爲愚爲不肖天地草木則不能推移而有定性矣又問以寒暑之失時災傷之不正觀之則天地亦似無定性曰寒暑失時災傷不正乃氣數人爲所致豈天地之本性哉

問食色臭味亦天性則食色臭味之欲發於何性



也曰七情中愛欲皆發於仁之性

問鳶飛魚躍與勿忘勿助之意同日思而又思然  
後問可也曰此不用力之意乎曰謂之勿忘則  
豈專爲不用力之意耶

問復所以見天地之心曰當春夏之時萬物發養  
則將何所據而見其心乎故於動之端乃見所  
謂天地之心譬如人之仁心於初發時可見及  
其博施濟衆之時其仁固盛而反有難見者矣  
十五日問無是餒也曰無是之是指浩然之氣也  
餒一身之氣不充體也如云若無浩然之氣則

雖欲行道義一身無氣如飢乏然也若道義則  
是本有之物豈有飢乏之時乎

問漢時用人必試於郡縣然後登進其賢者能者  
於朝以今觀之有吏才者不足於京任有名於  
京職者不足於一縣其故何歟曰漢時郡縣非  
如今之郡縣一郡如今之一道矣大抵人品各  
異如蔣琬能治全蜀而不能治一邑自今視之  
爲憲長時與人無異任一道一縣則反不能及  
人又有能於一道一邑而不能成形於臺閣者  
不可以一槩論也



二十日問前日先生云鳶魚之飛躍與勿念勿助  
同意汝龍思而終不得其意敢請曰鳶魚飛躍  
是天理流行也勿念勿助則天理亦流行矣

松崖集卷之一

松崖集卷之二

隱屏精舍請額疏

伏以道之在天下者固未嘗亾而其明晦通塞實  
有其時世之欲治則人君必推明是道以答夫皇  
天付畀之責而使斯世不至於委靡墊溺此有國  
家者之所先務而昏亂主之所輕且怠者也然道  
不能以自明必待乎明道倡學之人出爲儒者之  
宗以示正脉之指南然後人君乃崇而獎之使學  
者皆有所法振作刻勵以皆至於道故晦者以明  
塞者以通而國家於是焉以治矣三代以後儒學



之盛莫過於宋周程張朱相繼以出皆以是道爲  
己任而時君世主不知崇獎乃反抑遏而蔽絕使  
是道不明於天下而國家之亂亾隨之豈不悲哉  
我東之爲國雖號爲小中華而厥初朴略人民質  
質莫知夫所謂道者前朝之季僅有一鄭夢周得  
不傳之餘緒以爲一世之倡而我朝五賢於是  
迭出而明之此國朝之文治蔚然可傳於後世  
者也臣等竊見臣師臣李珥以明敏之資輔以學  
問之功沉潛於性理之源講劄乎道義之場博以  
約之以入於聖賢之域其平生立朝事蹟在於

國史文章言語在於文集兒童走卒莫不知其爲  
大賢君子臣等不敢更爲贅說以瀆於聖聰也  
臣珥在時卜居於海州治之西築一精舍名曰隱  
屏書院殿堂齋廡莫不備具學規院式皆所詳盡  
嘗以繼往聖開來學莫過於宋之朱熹而吾東之  
學實祖述於此故作祠而祀之倡道德於一時施  
功烈於當世莫若臣趙光祖發性理之蘊興示學  
問之功程莫若臣李滉故以二先正配之參以月  
朔祭以春秋嘗率學徒講論道理指授文義必於  
是所聞風覲德之人咸歸于是蓋將二十有餘年



而臣珥特被先朝眷遇卒于京師臣等落在海  
西不能終始受業而失其依歸即以先師臣珥又  
配享于書院亦且有年所矣臣等固欲即請賜  
額以彙先師之遺事永示於來世而數十年前時  
事乖離議論不一亂離之後公私未遑無暇陳請  
今則上自朝廷下至草野以及閭巷莫不同然  
一辭以爲希代之賢而慕其爲人人聞其言家有  
其書先師之名跡固不待臣等之覩縷而惟是所  
建書院至今未蒙賜額臣等彷徨惻愴若失所  
依嗚悵而竊自歎也國家州郡星羅所在士子

苟有所慕於先正則必立書院殆將遍滿新舊  
賜額蓋十八九矣而獨於先師之所配大賢遺廟  
未賜嘉號此實由於臣等不早號籲使盛跡晦  
昧聖朝有此闕典也方今道學將興儒術復明  
凡關衛道之事無不次第舉行臣等茲敢布陳曲  
折以冀聖澤惟殿下採納而施行焉

同門契序

樑摧後二十餘年澤雖未斬而離羣索居相接罕  
矣則雖欲講論當時之聞見以破今日之孤陋其  
可得乎原始以言之當其挾冊旅進之時列坐成



行摩肩執袂周旋進退於函丈之間問難請益於親炙之際及退而省私論辨講劇相規之義漸染之益為如何哉豈可翹然於後日置之相忘之域乎况吾儕數人年皆耆耄在人間相面之日不多自今以後春秋講會各持壺酒打話討懷則非徒以文會友於一時可知先生之澤因此益遠矣至於早世之友引子弟許入則為子弟者亦知父兄同門相愛之義雖時移世變相講不撤不亦美事乎然則此會非如古人與相愛之友觴詠於一時飽聞永日之比也一以寓羹牆之慕一以固金蘭

之約同志之人願相與勉之庚戌月日門人朴汝龍序

### 約束

一契中論定上副有司二員一年相遞七十以上者否

一每年春秋季月有司前期考國忌及忌案出

回文契員各持壺果俱會于精舍而先謁廟後

行契禮仍講論義理亦論賞罰

一契員有年滿七十八十以上者及登科司馬得

官者則有司出回文致賀七八十以上者致賀

則收合宴需設辦行之登科得官者致賀則各持壺果雞雉中一首行之而賀禮

一本論  
字為輪  
字

七至  
需一本  
在小註  
設字上



則着  
團領

一契員有過三年喪者則各持壺果致慰行于空則

一每年歲末有司出回文收合正米各一斗以助  
先生忌祭奠物次納于本家

一同門早世而有子則許代人修契後契員有故  
則亦代子做此名無精舍者則否

一契員子弟一人衛父兄凡會來參觀禮壺果則各自備

一凡會集時遭服之人期大功則葬後小功則過  
十五日總則過七日外祖父母及妻父母喪則

過一月後得參而賀禮則否

一凡會集時有故未參則具單子呈于僉會處若  
托故不參及不告緣故者論以犯約輕重

一凡公事有司主之告于僉位而定之

一凡傳回文等事令精舍齋直使喚

一契中有喪則契員皆往弔之當身及父母喪則  
成服永葬小祥大祥皆往弔慰妻子喪則只於  
成服永葬往弔之子未成人者否

一契員當身喪則有司出回文收合白米各三升  
具奠物撰祭文齋會致奠



一契中人有赴外任者則送木三疋以助賀慰之  
資

一契員大段過惡則黜契事外上中下罰隨時僉  
議定之長者有中罰下罰則使子弟代受其責  
一上罰損徒中罰面責下罰用鮓

講信儀

講信之日早早食後有司先詣會所以俟契員皆  
集謁廟後有司立於東行契員立於西行相向再  
拜坐定訖子弟皆入叙立於南行北向再拜許坐  
然後副有司講約訖亦講論義理仍行飲禮契員

及子弟中有善行者則副有司先揖爲善者出坐  
于中別行賞盃推獎而勸勉之日暮飲畢座中各  
因其位起立而一時皆再拜訖以年次出

先考 贈戶曹叅議府君墓表

先君諱守義字義之系出沔川高祖諱諶官至工  
曹典書出爲黃海道巡察使相海州立巖地陳荒  
仍家居焉妣伊川裴氏左尹永壽之女曾祖諱秀  
生副司正妣扶安林氏海州判官孝生之女祖諱  
居信碧潼郡守妣陽城李氏領議政清平公純之  
之子甌山縣監扶之女考諱文善副司直妣熙川



金氏果川縣監仁門之女先君生于 弘治戊午  
十二月十二日歿于 嘉靖壬子五月初二日葬  
于高山上山西麓享年五十五先君性拙而心慈  
與物無忤隱德不曜以汝龍原從一等之功 贈  
通政大夫戶曹叅議妣殷城李氏 贈淑夫人先  
妣乃前朝左侍中殷城君天驥之後 贈通政大  
夫戶曹參議允華之女十四適家君性度端方女  
則修備大爲舅氏所寵一門無不贊歎家君居常  
每言曰吾夫婦死則同穴可也家君屬纊之時先  
妣手足痿戰仍成宿疾翌年七月十九日歿以家

君墳山不吉移卜于山東麓曾祖墓下同穴合  
葬以副平生所言享年四十七有子三人女二人  
長汝稷副正無嫡子有妾子曰乘次汝契無後早  
歿次汝龍正郎有獨子曰榮妾子曰策榮生二子  
長承烈次成烈女適萬戶李脩次適察訪尹應期  
汝龍十二失怙十三失恃零丁孤立門無傳語者  
父母平生事跡惻然一無聞知只敘世系子孫焉  
嗚呼痛哉不肯子汝龍血泣記

駁尹甥 旭 採葛說

余得席資無經可織東諸架幾月雅識葛精于此



用最良料其長採於野而引吾錫以厭獨而且諳  
豐所也余採不移晷已盈抱矣獨甥終日不獲一  
蔓徒用咄咄余笑而詰之曰吾老無力且倦而尚  
採之多也以爾勤幹而乃如是乎對曰葛之生其  
長也延其蔓也敷其節也踈其性也柔克於爲精  
工省而用阜矣今此之生其長也攀其蔓也脆其  
節也數其性也燥直慮其工勞而用不贍也舍此  
而求余所尚故終無所獲焉余抵掌而駁之曰爾  
則所謂高而不知下大而不能小者也姑射之山  
有狙公焉隨衆狙拾橡而志在大實碩顛凌越嶺

岑遍薄窮林終無所得噉抵暮飢頓爲衆狙嘲罵  
漢之陰有逸民焉生慕毛嬙子都之色而里媒鄰  
妣都靡不應行年七十孤棲無耦今爾志尚亾其  
類是耶故入冥山而索美箭則踈矣從淮北而求  
皇櫛則迂矣蓋因地產而取足哉抑有大於此者  
爾將有事於千里之邦則必得追風絕足一日能  
達者而後可乎將日行百里十日乃達者亦可乎  
必須一日能達者而後可則爾雖持千金而求終  
世不能致此決矣又有大於此者爾將構大屋架  
峻宇則必得輪扁之工公輸之巧可以兼斧鉅之



職擅矩繩之任者而後可乎將一斧一鉅一矩一繩者亦可乎必須兼斧鉅擅矩繩者而後可則爾雖窮遐邇之覓費十稔之求不能獲此的矣又有大於此者爾將受知於明時登庸於當世席銓選之地秉甄拔之柄爲 聖上求士資衆職需用則必得咎夔稷契伊呂周召之流而兼百揆掌百工而綽綽然有餘裕者而後可乎將有一善可堪一職一長可任一務者亦可乎必須兼百揆掌百工而綽綽然有餘裕者而後可則爾雖用智慮之焦勤吐握之勞不能得此必矣矧今之世擧其長脆

其蔓數其節燥其性者滔滔舍此而奚爲哉惟須酌採斟酌而已故尋有所短而尺有所長智有所不明而愚有所不闇聖有所不逮而狂有所不礙若以所長而短之則物無不短所短而長之則物無不長爾徒慕虛務大俾墜爾事吾恐爾規致千里則無騎構大屋則無匠選人材則無士終爲徂公之飢逸民之孤也

遺書

書與長曾孫之昌

爾在襁褓我臨死年加以重病彌留不差汝之成立我何得見但汝之儀形歧嶷安知他日爲大人



顯榮門戶乎先君子於汝為高祖勿用時制特遵  
朱文公家禮制度

松崖集卷之二



